

永当一枚“钢钉”

■孙江涛

人物名片：孙江涛，武警湖南总队训练基地教研室教员、一级上士，第23届“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”，荣立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2次，2026年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偶尔会摸一摸手腕上的那道疤。它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，摸上去硬硬的，底下是一枚钢钉。

2014年总队特战集训，我从4米高的软梯上摔下来，左手掌着地时骨折。医生说，骨头接了5次都接不上，最后只能打钢钉。我的腕关节里，从此多了一个不请自来的“客人”。

深夜，我在漆黑的病房里难以入眠，忽然想起年少时在少林武术研究院习武的时光。那时候，练桩功一站就是半个时辰。师父手里拿着竹条，谁的膝盖弯了，“啪”的一下就抽过去。汗珠子顺着我的下巴滴到地上，滴成一小滩水。

“站得住，才能练出真本事！”师父的这句话，比手腕上的那枚钢钉更早进入我的骨头里。

出院不久，听闻总队特战干部骨干集训即将开始，我执意要参加。射击的时候，枪托抵在肩窝，左手托着护木，每开一枪，手腕就像被人拿锤子敲一下，钢钉在骨头里跟着震动。过障碍的时候，翻越高墙要用手撑。我不敢用左手，硬是靠右手和腰腹力量把自己甩过去。

战术第一、搏击第一、个人全能第一……成绩出来那天，我站在公示栏前，满意地笑了。战友们说我是“铁人”，我摆摆手，认为这个评价过高。我不是铁打，手腕的疼痛也是真实的，只是我不想因为一次受伤就无法站在队伍里了。

站得住，需要力气，也需要毅力。

2011年刚入伍时，我凭着一身武术底子，新训一开始就崭露头角——第一次参加3000米跑就跑进11分钟，器械训练一学就会。但后来，我被分到执勤中队，站哨任务繁重，因此放松了对自己的训练要求。一次考核，成绩不尽如人意，跑步也跟不上老兵，心气一下子就散了。班长把我叫到一边说：“刚来几天就泄气了？要不干满两年就退伍吧。”

班长摸透了我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儿，故意给我浇了一盆冷水，寥寥几句便让我清醒过来。习武那么多年都没放弃，入伍时决心想当个好兵，怎么能说就走？

冬季，集体训练结束后，我还吊在单杠上面，嘴里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。在雪地里练匍匐，手冻得发肿，但我没觉得苦。

后来考核，我再次名列前茅。班长拍着我的肩膀喊了一声：“好样的！”那声夸

赞，我一直记到现在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慢慢懂了——一个好兵有两个面，一面是冲锋夺胜的锐气，一面是受挫不屈的韧劲，纵使摔倒，也总能咬牙站起。

第二年的除夕夜，让我对一个好兵的理解更加深刻。在韶山毛泽东广场，我们全副武装执行警戒任务。跨年的钟声敲响，烟花在头顶炸开，眼前是万家灯火。寒风灌进领口，呼出的白气在面罩上结霜。远处有人在倒数，有人在欢呼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反而特别平静，第一次那么清楚地感觉到这身军装的重量。后来，我常跟新兵讲：忠诚是什么样？有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兵站在哨位上的样子——像一枚钢钉，钉在战位上。

2015年，我第一次走出国门，远赴约旦执教。经过层层遴选，我代表武警部队进入教练小组，担任搏击教练员。

训练间隙，一名外军学员上来挑战。他比我高半个头，曾在海外学过技击和柔道。他的嘴角带着笑，眼神里写满了不服气。他鞭腿扫过来，带起风声。我看准破绽，一把抓住他的右肘，左腿夹其脖颈形成十字固，死死锁住。他咬着牙挣扎了几下，脸涨得通红，最后拍了拍垫子——认输了。掌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在心里跟自己说：没给这身军装丢脸。

2017年，我的手腕旧伤反复。医生看了片子，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：“再这样下去，手就废了……”那天走出医院，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手腕里的钢钉仿佛比任何时候都沉。我陷入了迷茫：一个特战队员，手不能发力，还剩什么？

此时，老班长的一句话点醒了我：“当不了特战队员，你可以去当教员，把你的本事教给别人。”

钉子撑住了一根断骨，可它撑不住我往下坠。我得靠自己撑住，当不了冲锋陷阵的“尖刀”，那就做锻造尖刀的“铁锤”。2017年9月，我完成出国执教任务回国后，调入武警湖南总队训练基地，走上教员岗位。

刚开始带班，我自己练得刻苦，全班成绩却是一团糟。有一个战士，体能差，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不及格。有人说他底子太薄，不好带。我不信有带不好的兵。我为他精心制订训练计划，每天陪他一起训练。练跑步时，他想停，我就推着他跑。不知道跑了多少个5公里后，在结业考核那天，他终于达标“优秀”。冲过终点后，他蹲在地上，喜极而泣，对我说：“班长，我没给你丢人！”

那一刻，我的眼睛也热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就和当年班长拍我肩膀一样。

偶尔有新兵问我，这些年是怎么扛过来的。我就把左手伸给他们看，跟他们说：骨头断了，打钉子能撑起来；人只要心里有那股劲儿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！（邓鑫、宋恒辉整理）

听，来自一线的奋斗足音

——『强军风采』群众性文化活动之『奋斗者说』强军故事会讲稿摘登

图片人物由上至下依次为周娟（右一）、王启林、孙江涛、张虎儒。
图片摄影：刘 宾、郭争洋、孙伟凡、赵 贤
版式设计：王 凤

故事是精神的载体。强军征程上，镌刻着奋斗的足迹，蕴藏着直抵人心、催人奋进的鲜活故事。今年以来，全军部队在“强军风采”群众性文化活动中精心组织“奋斗者说”强军故事会，以身边榜样的励志故事凝神聚气。火热的强军实践，为强军故事会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我们将择优摘登优秀讲稿，带领广大读者深入一线战位，感受官兵奋斗强军新风新貌。欢迎各单位积极荐稿。

——编者

我的“蓝盔”征途

■周 娟

人物名片：周娟，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特勤科护士长，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3次被授予联合国“和平荣誉勋章”，荣立三等功3次。

提起维和女军人，人们常冠以“天使”“玫瑰”的美称，仿佛那顶蓝盔之下自带一层浪漫柔光。10年间，我三度头戴蓝盔，执行维和任务。对我而言，那抹蓝色更像是深海——越是沉静，越让人敬畏。

2013年7月，我第一次走出国门，跟随维和医疗队远赴南苏丹任务区。第一天晚上，熄灯号刚刚响起，远处便传来密集的枪炮声。那一刻，我才真切体会到自己置身于真实的战场，感受到那里潜藏的未知与风险。

“嘘——”第一次收治枪伤伤员，监护仪刺耳的警报骤然响起，伤员的瞳孔在一点点涣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翻涌而上的恐惧和不适压在心底，脑中只剩一个念头：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我和战友们连续救治8个小时，在病房里不断穿梭，紧急处置。待到伤员的生命体征稳定下来，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，我才发觉双腿发软，脚下像踩着一团棉花。

往后一次次愈发凶险紧急的救援任务里，我渐渐懂得：这身戎装与白衣里藏着一种力量，可以压下心底所有惶恐，可以让我们不顾一切。

从南苏丹回来，我以为这段经历会慢慢淡去，可它反而在心里扎下了根，时常在夜里把我叫醒，让我听见那些隔着炮火的伤员呻吟声。因此，我三次维和任务来临，我主动申请去更艰苦的马里。有人不解：“不是去过一次了吗？”可我知道，正是因为经历过火火的洗礼，我才更懂得一个老队员在战场上的价值。

踏上马里的土地时，我在营区一角亲手种下一株不起眼的小苗。没想到，当我第二次踏上马里的土地，它竟扛住了撒哈拉肆虐的风沙，在炮火的缝隙间抽枝展叶，长成了一棵见证中非友谊的“和平树”。每次凝望它，我都会想起那些与战火、与疫病争夺生命的日子。

2023年11月，一个与生命赛跑的凌晨。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（以下简称“联马团”）一名民事维和人员突发剧烈胸痛，被紧急送至我们的医院。他已持续疼痛近1个小时，大汗淋漓，呼吸急促，必须尽快打通血管。可医院不具备介入手术条件，将伤员转运到首都巴马科最快也需要两个多小时，根本来不及。

草原放“鹰”

■张虎儒

人物名片：张虎儒，陆军某部三级军士长，荣立国防科技三等功1次，获得国家专利6项。

草原的风，这里是真正的主人。它不像寻常水岸林间的风，温软轻柔。这里的风刚硬又执拗，一年到头不知疲倦地刮着，裹挟着草屑和沙土的气息。我们的小小阵地，宛若无垠绿毯间一块孤石，时常被这里的风吹得微微晃动。

我的工作，和这风一样，带着一股硬邦邦的劲儿。别人说我们是放“鹰”人——负责放飞靶机，专门为防空武器装备试验提供空中目标。

我的“鹰”，此刻就静静地卧在牵引车上。它没有草原雄鹰的桀骜与灵动，通体灰白，轮廓清晰，倒更像一块被风沙打磨过的石头，或者一柄未开刃的钝剑。它的使命，生来就是为了“被摧毁”。

我绕着它走一圈，手指拂过冰凉的机身，检查每一个螺丝。连接电缆、校准，每一个动作都重复过千百遍，熟练得如同呼吸。最后，我拍了拍它的“肩膀”。那冰凉的金属外壳，似在与我无声作别。

（郭争洋整理）

方寸有度，航迹自远

■王启林

人物名片：王启林，海军某潜艇艇信技师，一级军士长，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2次。

在多数人眼里，深海是神秘而浪漫的世界。但对于一名潜艇艇信兵来说，这片幽蓝之下没有风景，只有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和肩下沉甸甸的责任。这里是控制潜艇航线和深度的战位，也是我与祖国深海紧紧相连的纽带。

那是一次多年前的远航训练。当天夜里风浪很大，潜艇驶出港口没多久，便遭遇了海底暗流。潜艇左右摇晃，眩晕感瞬间袭来。我咬紧牙关、全神贯注，将潜艇控制在规定航向。就在潜艇即将驶离暗流区时，身边的舵手发现了异常：“罗经盘指针失灵，计程仪读数迅速下降！”

我试图打满舵回旋，但舵角没有丝毫变化。此刻，一个令我紧张的念头浮现在脑海：潜艇被渔网困住了！

深海中的渔网，是潜艇不愿遇到的“隐形杀手”。一旦被缠住，轻则损伤螺旋桨，重则让潜艇失去动力，困在海底。

“报告艇长！艏部螺旋桨疑似绞缠渔网！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惊

雷。我深知，此刻的每一秒都关乎全艇安危，任何慌乱都是致命的。

“浮力调整水舱注水！”“前进四，右满舵！”舱内口令声此起彼伏，我双手紧握住舵轮，一边在脑海中复盘潜艇的航行轨迹和水流方向，判断渔网缠绕位置；一边执行艇长的指令，尝试利用水流的力量，配合艇体转向，撕开渔网一个口子。

随着舵轮的转动，“啪”的一声异响从艇底传来，我眼神一亮——这是渔网断裂的声音！我果断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，迅速调整潜艇姿态。潜艇平稳地向前滑出，如同挣脱束缚的深海巨鲸。

“航向恢复正常！”年轻舵手的声音里充满了激动。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，才发现汗水早已浸湿了后背。

这次惊心动魄的脱困经历，再次印证了那句话：在深海，细节就是生与死的边界。

这些年，经常有年轻的舵手问我：“为什么在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手还能保持那么稳？”我跟他们说：“潜艇就是我们的家。对潜艇的阀门、管路，以及它在不同海况下的‘脾气’，都要摸清楚才行。”

这是时间一分一秒压出来的。每一次精准的下潜与上浮，每一次在涌浪中努力

保持“深度差零”的稳定，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枯燥而严苛的训练。

一次重大任务前夕，有专家提出，为提高任务标准，潜艇深度偏差范围要控制在0.5米以内。熟悉潜艇的人都知道，水下环境复杂多变，想把这数千吨重的庞然大物控制得如此精准，绝非易事。

“可以一试！”面对挑战，我毫不犹豫。之后的出海训练，我都会带上一个摄像机，专门用来记录自己的操作动作。返航后，我逐帧播放视频、反复研究。“这个舵角小了”“这次舵回晚了”……我把一个个细节都记在本子上、刻进脑子里。

任务当天，我双眼牢牢锁定深度计，两手紧握舵轮，到达预定深度后迅即报告，成功完成了任务；我不仅将深度偏差控制在0.1米内，航向偏差范围也比预先提出的指标缩小了近一半。

方寸有度，航迹自远。30年光阴，如深海暗流般无声淌过。从最初面对复杂海况时的屏息凝神，到如今对潜艇脾性了如指掌的从容不迫，我的双手早已与这方寸舵轮融为一体。这无声的航迹，便是我向深蓝大洋、向伟大祖国写下的深情告白。

（郭争洋整理）

云悬在湛蓝的背景上，那是我放飞的“鹰”留下的痕迹。我松开手柄，看着那片天空——它刚刚还在那里，炽热地燃烧过，又干净利落地散尽了。

任务结束，我缓缓松开开握得发白的手指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无数个日夜潜心研究，千百次推演航迹与参数，都是为了这一刻真实检验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。

走出方舱，草原的长风瞬间将我包裹，依旧那般凛冽硬朗、韧劲十足。远处的地平线，浸在落日余晖里，晕开一片温润厚重的铜红。几名战友低头整理设备，聊着导弹命中靶机的场景，语调平缓松弛，藏着任务完成后的安然。

朔风日复一日，不知倦怠地掠过草原；我们亦是如此，扎根这片旷野，循环往返于工房与试验阵地之间，甘愿做一块沉默的磨刀石，只为将守护万里长空的利剑，磨得愈发锋利。

夜色渐渐笼罩下来，远处的灯火零星亮起。明天，有新的“鹰”要被我们送上蓝天，也会有新的“猎鹰者”破空而来。我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走向那一片灯火。

（赵贤整理）